

10

作品集

金庸

神鵰

俠侶

貳

金庸作品集

神鵰

俠侶

10

貳

廣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雕侠侣/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2.11

ISBN 7-80655-332-0

I. 神…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0621 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1-173 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盗印、销售盗版本等非法行为, 保护读者的正当权益, 我社为本书引进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全部作品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都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询产品真伪。

1. 请拨全国免费电话 8008301315,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井键结束。
2. 使用全球通手机请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往 18183150 即可。
3. 网上查询 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 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 或与广州出版社联系。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编: 510121

电话: 020-22377209、83780169 (白天) 13570022400 (全天)

传真: 020-83780167

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 将获得广州出版社的重奖。谢谢读者对广州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

金庸 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曾获颁众多荣衔，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英国政府O.B.E 勋衔及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衔、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创价大学名誉教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澳洲墨尔本大学、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等校荣誉院士、台北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大等校名誉教授。现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兼任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等公职。其《金庸作品集》分由香港、广州、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四地出版，有英、日、朝鲜、泰、越、印尼等多种译文。

金庸作品集

《书剑恩仇录》（2册）

《碧血剑》（2册）

《射雕英雄传》（4册）

《神雕侠侣》（4册）

《雪山飞狐》（1册）

《飞狐外传》（2册）

《倚天屠龙记》（4册）

《连城诀》（1册）

《天龙八部》（5册）

《侠客行》（2册）

《笑傲江湖》（4册）

《鹿鼎记》（5册）

ISBN 7-80655-332-0



9 787806 553329 >

第十一回 风尘困顿

到第二日上，杨过仍稳守峡口。二丑取来食物，五人张口大嚼，食得嗒嗒有声。杨过早饥火中烧，回首看洪七公时，见他与一日之前的姿势丝毫无变，心想：“他如真睡着，睡梦中翻个身也是有的，如此一动不动，只怕确然死了。再挨一天，我饿得力弱，更加难以抵敌，不如立即冲出，还能逃生。”缓缓站起，又想：“他说过要睡三天，吩咐我守着照料，我已亲口答应过了，好汉子言出如山，怎可就此舍他而去？”强忍饥饿，闭目养神。

到第三日上，洪七公仍与两日前一般僵卧不动，杨过越看越疑心，暗想：“他明明已死，我偏守着不走，也太傻了吧？再饿得半日，也不用这五个丑家伙动手，我自己就饿死了。”抓起山石上雪块，吞了几团，肚中空虚之感稍见缓和，心想：“我对父母不能尽孝，姑姑又恼了我，我没兄弟姐妹，连好朋友也没一个，‘义气’二字，休要提起。这个‘信’字，好歹要守它一守。”又想：“郭伯母当年和我讲书，说道古时尾生与女子相约，候于桥下，女子未至而洪水大涨，尾生不肯失约，抱桥柱而死，自后此人名扬百世。我杨过遭受世人轻贱，若不守此约，更加不齿于人，纵然由此而死，也要守足三日。”

一夜一日眨眼即过。第四日一早，杨过走到洪七公身前，探他呼吸，仍气息全无，不禁心中难过，叹了一口气，向他作了一揖，说道：“洪老前辈，我已守了三日之约，可惜前辈不幸身故。弟子无力守护你遗体，只好将你抛入深谷，免受奸人毁辱。”抱起他身子，走向窄道。

五丑只道他难忍饥饿，要想逃走，齐声吆喝，飞奔过来。杨过大喝一声，将洪七公往身后地下一放，喝道：“我跟你们拼了！”对着大丑疾冲过去。

杨过只奔出两步，突然间头顶一阵劲风过去，一个人从他头顶窜过，站在他与五丑之间，笑道：“这一觉睡得好痛快！”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

这一下杨过大喜过望，五丑惊骇失色。原来洪七公初时是在雪中真睡，待得让五丑在身上踏了一脚，自然醒了。他存心试探，瞧这少年能否守得三日之约，每当杨过来探他鼻息，便闭气装死；见他忍饥挨饿，信守三日不去，觉这少年有侠义之风，颇为嘉许，直到此刻，才神威凛凛地站在山道隘口。他左手划个半圆，右手一掌推出，正是生平得意之作“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大丑不及逃避，明知这一招不能硬接，却也得双掌一并，奋力抵挡。

洪七公掌力收发自如，当下只使了一成力，但大丑已感双臂发麻，胸口疼痛。二丑见他势危，生怕被洪七公掌力震入深谷，忙伸双手推他背心，洪七公掌力加强，二丑全身后仰，险些摔倒。四丑站在其后，伸臂相扶。洪七公的掌力跟着传将过来，接着四丑传三丑，三丑又传到最后的五丑身上。这五人逃无可逃，避无可避，转瞬之间，就要给洪七公运单掌之力，一举击毙。洪七公笑道：“你们五个家伙作恶多端，今日给老叫化一掌震死，想来死也瞑目。”五人扎定马步，鼓气怒目，合力与他单掌相抗，只觉对方掌力越来越重，胸口烦恶，渐渐每喘一口气都感艰难。

洪七公突然“咦”的一声，显得十分诧异，将掌力收回了八成，问道：“你们的内功很有些儿门道，你们的师父是谁？”

大丑双掌仍和他相抵，气喘吁吁地道：“我们……是……是达尔巴师父……的……的门下。”洪七公摇头道：“达尔巴？没听说过。嗯，你们内力能互相传接，这功夫很了不起哪。”杨过心想：“能得洪老前辈说一句‘很了不起’，那是当真了不起了。可是我看这五个家伙也平平无奇，没一个打得过我。”

只听洪七公又问：“你们是什么门派的？”大丑道：“我们的师父，是……是密教圣……圣僧……金轮国师门下二……二弟子……”洪七公又摇摇头，说道：“密教圣僧、金轮国师？没听说过。青海有个和尚，叫什么灵智上人，倒见过的，他武功强过你们，但所学的不是上乘功夫。你们学的功夫很好，嗯，大有道理。你去叫你们祖师爷来，跟我比划比划。”

大丑道：“我们祖师爷是圣僧……活菩萨，蒙古第一国师，神通广大、天下无敌，怎……怎能……”二丑听得洪七公语气中有饶他们性命之意，大丑这般说，正是自断活路，忙道：“是，是。我们去请祖师爷来，跟洪老前辈切磋……切……切……也只有我们祖师爷，才能跟洪老前辈动手。我们小辈……跟你提……提……酒……酒葫芦儿……也……也……不……”

就在这当口，只听铎、铎、铎几声响，山角后转出来一人，身子颠倒，双手各持石块，撑地而行，正是西毒欧阳锋。杨过喜极，大叫三声：“爸爸！”欧阳锋恍若未闻，跃到五丑背后，伸出右足在他背心上一撑，一股大力通过五人身子一路传将过去。

洪七公见欧阳锋陡然出现，也大吃一惊。听杨过叫他“爸爸”，心想原来这小子是他儿子，难怪功夫了得，不过这小子守信重义，人品远胜西毒，那是“父不及子”了。只觉手上一沉，对方力道涌来，忙加劲反击。

自华山二次论剑之后，十余年来洪七公与欧阳锋从未会面。欧阳锋神智虽然糊涂，但逆练《九阴真经》，武功愈练愈怪，愈怪愈强。欧阳锋在终南山得杨过提醒，说自己名叫“欧阳锋”，但到底是否欧阳锋，还是弄不清楚，只觉“欧阳锋”是个熟悉之人，口中不断喃喃自语，始终不能将这名字和自己联了起来。这日到了华阴，华山是自己两次论剑之地，山道峰径，依稀熟识，这日又摸了上来。

洪七公曾听郭靖、黄蓉背诵真经中的一小部分，用以疗伤，与自己原来武功一加印证，也是大有进境，毕竟正胜于逆，虽所知不多，却也不输于西毒。两人数十年前武功难分轩轻，此后各有际

遇，今日第三度在华山相逢，一拼功力，竟仍不分上下。就可怜川边五丑夹在当世两大高手之间，作了试招的垫子、练拳的沙包，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呼吸紧一阵、缓一阵，周身骨骼格格作响，比受任何酷刑更惨上百倍。

欧阳锋忽问：“这五个家伙学的内功很好。是什么门派？”杨过心想：“连我义父也说他们学的内功很好，这五丑果然不是寻常之辈。”洪七公道：“他们说是什么密教圣僧金轮国师的徒孙。”欧阳锋问道：“这个金轮国师跟你相比，谁厉害些？”洪七公道：“不知道，或许差不多吧。”欧阳锋又问：“比我呢？”洪七公道：“比你厉害一点儿。”欧阳锋一怔，叫道：“不信！”

两人说话之际，手足仍继续较劲。洪七公连发几次不同掌力，均被欧阳锋在彼端以足力化解，接着他足上加劲，却也难使洪七公退让半寸。二人一番交手，各自佩服，同时哈哈大笑，向后跃开。

川边五丑身上前后重力骤失，不由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就如喝醉了酒一般。五人给这两大高手的内力前后来回交逼，五脏六腑均受重伤，筋酥骨软，已成废人，便七八岁的小儿也敌不过了。洪七公喝道：“五名奸贼，总算你们大限未到，反正今后再也不能害人，快给我滚吧。记得回去跟你们祖师爷金轮国师说，叫他快到中原来，跟我较量较量。”欧阳锋道：“跟我也较量较量。”川边五丑连声答应，脚步蹒跚，相扶相将地狼狽下峰。

欧阳锋翻身正立，斜眼望着洪七公，依稀相识，喝道：“喂，你武功很好啊，你叫什么名字？”洪七公一听，又见他脸上神色迷茫，知他十余年前发疯之后，始终未曾痊愈，说道：“我叫欧阳锋，你叫什么？”欧阳锋心头一震，记得杨过曾对他说过，“欧阳锋”是自己的名字，摇头道：“不对。我才叫欧阳锋。”洪七公哈哈笑道：“不对，你名叫臭蛤蟆。”“蛤蟆”两字，欧阳锋十分熟悉，听来有些相似，但细细想却不是。

他与洪七公是数十年的死仇，憎恶之意深印于脑，此时虽不明

所以，但自然而然地见到他就生气。洪七公见他呆呆站立，目中忽露凶光，暗自戒备，果然听他大吼一声，恶狠狠地扑将上来，当下不敢怠慢，出手就是降龙十八掌的掌法。两人襟带朔风，足踏寒冰，在这宽仅尺许的窄道上各逞平生绝技，倾力以搏。一边是万丈深渊，只要稍有差池，便遭粉身碎骨之祸，比之平地相斗，倍增凶险。二人此时年岁增长，精力虽已衰退，武学上的修为却俱臻炉火纯青之境，招数精奥，深得醇厚稳实之妙诣，只拆得十余招，两人不由得都心下钦佩。欧阳锋叫道：“老家伙厉害得很啊！”洪七公笑道：“臭蛤蟆也了不起！”

杨过见地势险恶，生怕欧阳锋掉下山谷，但有时见洪七公遇窘，不知不觉竟也盼他转危为安。欧阳锋是他义父，情谊自深，然洪七公慷慨豪迈，这随身以俱的大侠风度，令他一见便为之心折。他在饥寒交迫之中，甘冒大险为洪七公苦熬三日三夜，三昼夜中两人虽不交一言片语，在杨过心中，却便如已与他共历了千百次生死患难一般。

拆了数十招后，杨过见二人每每于极凶险时化险为夷，便不再挂虑双方安危，只潜心细看武功。他于《九阴真经》所知者只零碎片断，但时见二人所使招数与真经要义暗合，有时义父所使，却偏又截然相反，不由得惊诧，心想：“真经中平平常常一句话，原来有这许多推衍变化。”

堪堪拆到千余招，二人武功未尽，但年岁大了，都感气喘心跳，手脚不免迟缓。杨过叫道：“两位比了半天，想必肚子饿了，大家来饱吃一顿再比如何？”洪七公听到一个“吃”字，立即退后，连叫：“妙极，妙极！”杨过早见五丑用竹篮携来大批冷食，放在一旁，奔去提了过来，打开篮盖，但见冻鸡冻肉、白酒冷饭，一应俱全。洪七公大喜，抢过一只冻鸡，忙不迭地大口咬落，吃得格格直响。

杨过拿了一块冻肉递给欧阳锋，柔声道：“爸爸，这些日子你在哪儿？”欧阳锋瞪着眼睛道：“我在找你。”杨过胸口一酸，心想：“世上毕竟也有如此真心爱我之人。”拉着他手臂，说道：“爸爸，你就是

欧阳锋。这位洪老前辈洪七公是好人，你别跟他打架了。”欧阳锋指着洪七公，大声道：“他是洪七公，我是欧阳锋。”望望洪七公，望望杨过，双眼发直，竭力回忆思索。

杨过服侍欧阳锋吃了些食物，站起身来，向洪七公道：“洪老前辈，他是我义父。请你可怜他身患重病，神智糊涂，别跟他为难了吧。”

洪七公听他这么说，连连点头，道：“好小子，原来他是你义父。”

哪知欧阳锋突然跃起，叫道：“老叫化，咱们拳脚比不出胜败，再比兵器。”洪七公听他叫自己“老叫化”，微微一笑，摇头道：“不比啦，算你胜就是。”欧阳锋道：“什么算不算的？我非杀了你不可。”回手折了根树枝，拉去枝叶，成为一条棍棒，向洪七公兜头击落。他的蛇杖当年纵横天下，厉害无比，现下杖头虽然无蛇，但这一杖击将下来，杖头未至，烈风已将杨过逼得难以喘气。杨过急忙跃开躲避，看洪七公时，只见他拾起地上一根树枝，当作短棒，二人又已斗在一起。洪七公的打狗棒法世间无双，但轻易不肯施展，除此之外尚有不少精妙棒法，此时便逐一使将出来。

这场拼斗，与适才比拼拳脚又另是一番光景。但见杖去灵蛇盘舞，棒来神龙夭矫，或似长虹经天，或若流星追月，只把杨过瞧得惊心动魄，如醉如痴。

二人杖去棒来，直斗到傍晚，兀自难分胜败。杨过见地势险恶，满山冰雪极为滑溜，二人年岁不轻，再斗下去或有失闪，大声呼喝，劝二人罢斗。但洪七公与欧阳锋斗得兴起，哪肯停手？杨过见洪七公吃食时的馋相，心想若以美味引动，或可收效，于是在山野间挖了好些山药、木薯，生火烤得喷香。

洪七公闻到香气，叫道：“臭蛤蟆，不跟你打啦，咱们吃东西要紧。”奔到杨过身旁，抓起两枚山药便吃，虽烫得满嘴生疼，仍含糊着连声称赞。欧阳锋跟着赶到，举木杖往他头顶劈下。洪七公却不避让，拾起一枚熟山药往他抛去，叫道：“吃吧！”欧阳锋一呆，顺

手接过便吃，浑忘了适才的恶斗。

当晚三人就在附近岩洞中睡觉。杨过想帮义父回复记忆，向他提及种种旧事。欧阳锋总呆呆不答，有时伸拳敲打自己脑袋，竭力思索，但茫无头绪，十分苦恼。杨过怕他反更疯了，劝他安睡，自己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思索二人的拳法掌法，越想越兴奋，忍不住起身悄悄比拟，但觉奥妙无穷，练了半夜，倦极才睡。

次晨一早，杨过尚未睡醒，忽听得洞外呼呼风响，夹着吆喝纵跃之声，急忙奔出，只见洪七公与欧阳锋又已斗得难分难解。他叹了口气，心想：“这两位老人家返老还童，这种架又有什么好打？”只得坐在一旁观看，见洪七公每一招每一式都条理分明，欧阳锋的招数却匪夷所思，难以捉摸，每每洪七公已占得上风，但欧阳锋倏使怪招，重又拉成平手。但欧阳锋要操胜券，却也决计不能。

二人日斗晚睡，接连斗了四日，均已神困力倦，几欲虚脱，但始终不肯容让半招。

杨过寻思：“明天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再打了。”这晚待欧阳锋睡着了，悄声向洪七公道：“老前辈请借洞外一步说话。”洪七公跟着他出外。离洞十余丈后，杨过突然跪倒，连连磕头，一句话也不说。洪七公一怔之间，登时明白，知他要自己可怜欧阳锋身上有病，认输退让，哈哈一笑，说道：“就这么着。”倒曳木棒，往山下便走。

只走出数丈，突闻衣襟带风，欧阳锋从洞中窜出，挥杖横扫，怒喝：“老家伙，想逃么？”洪七公让了三招，欲待夺路而走，却被他杖风四方八面拦住了，脱身不得。高手比武差不得半分，洪七公存了个相让之心，攻势不紧，登时落在下风，狼狈不堪，数次险些命丧于他杖下，眼见他挺杖疾进，击向自己小腹，知他这一杖尚有厉害后着，避让不得，当即横棒挡格，忽觉他杖上传来一股凌厉至极的内力，不禁一惊：“你要和我比拼内力？”心念甫动，敌人内力已逼将过来，除了以内力招架，更无他策，急运功劲抗御。

以二人如此修为，比拼内力，即到无可容让之境。二人以前数

次比拼，都因忌惮对方了得，自己并无胜算，不敢轻易行此险着，哪知欧阳锋浑浑噩噩，数日比武不胜，突运内力相攻。

十余年前洪七公固痛恨西毒作恶，此时年纪老了，火性已减，既见他疯疯癫癫，杨过又一再求情，实已无杀他之意，气运丹田，只守不攻，静待他内力衰竭。哪知对方内力犹如长江浪涛，源源不绝地涌来，一浪既过，次浪又即扑来，非但无丝毫消减之象，反越来越猛。洪七公自信内力深厚，数十年来续有精进，就算胜不了西毒，若全力守御，当可立于不败之地，岂知拼了几次，欧阳锋的内力竟越来越强。洪七公想起与他隔着川边五丑比力之际，他足上连运三次劲，竟一次大似一次，此刻回想，似乎当时他第一次进攻的力道未消，第二次攻力又至；二次劲力犹存，第三次跟着上来。倘若只持守势，由得他连连催逼，力上加力，不断积储，终究难以抵挡，只有乘隙回冲，令他非回力自守不可，来势方不能累积加强。心念动处，立即运劲反击，二人全身都是一震。

杨过见二人比拼内力，大为担忧。他若出手袭击洪七公后心，自可相助义父得胜，然见洪七公白发满头，神威凛然中兼有慈祥亲厚，刚正侠烈中伴以随和洒脱，不自禁地为之倾倒，何况他已应己求恳而甘愿退让，又怎忍出手加害？

二人又僵持一会，欧阳锋头顶透出缕缕白气，渐渐浓密，就如蒸笼一般。洪七公全力抵御，已无法顾到是否要伤对方性命，若得自保，已属万幸。

从清晨直拼到辰时，又从辰时拼到中午，洪七公渐感内力消竭，但对方的劲力仍似狂涛怒潮般涌来，暗叫：“老毒物原来越疯越厉害，老叫化今日性命休矣。”料得此番拼斗定然要输，苦在无法退避，只得竭力撑持，却不知欧阳锋也已气衰力竭，支撑维艰。

又拼了两个时辰，已至申刻。杨过眼见二人脸色大变，心想再拼得一时三刻，非同归于尽不可，如上前拆解，自己功力与他们相差太远，多半分解不开，反而赔上自己一条性命。迟疑良久，眼见欧阳锋脸色灰白，神气愁苦，洪七公呼呼喘气，呼吸艰难，心道：“纵

冒大险，也得救他们性命。”折了根树干，走到二人之间盘膝坐下，运功护住全身，一咬牙，伸树干往二人杖棒之间挑去。

岂知这一挑居然毫不费力，二人的内力从树干上传来，给他运内力一挡，立即卸去。原来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北丐西毒虽俱是当世之雄，但互耗多日，均已精力垂尽，二人给他内力反激，同时委顿在地，出气多而进气少，难以动弹。杨过惊叫：“爸爸，洪老前辈，你们没事吧？”二人呼吸艰难，均不回答。

杨过要扶他们进山洞休息，洪七公轻轻摇头。杨过才知二人受伤极重，移动不得，当晚就睡在二人之间，只怕他们半夜里又起来厮拼。其实二人欲运内功疗伤亦不可得，又怎还能互斗？次晨杨过见二人气息奄奄，比昨日更加委顿，心中惊慌，挖掘山药烤了，服侍二人吃下。直到第三日上，二人才略见回复生气。杨过将他们扶进山洞，分卧两侧，自己在中间隔开。

次日两人起身，相对而坐。欧阳峰道：“你我内力不分上下，不能再比了。但说到武术招数，你终究不如我。”洪七公摇头道：“未必，未必，倘若我使出丐帮镇帮之宝的打狗棒法来，就算棒上没半分内力，你也拆解不了。咱们不决生死，只拆招数，谁输谁赢都不打紧。”欧阳峰道：“好，不使内力，只拆招数！”

洪七公灵机一动，向杨过招招手，叫他俯耳过来，说道：“我是丐帮的前任帮主，你知道么？”杨过点点头。他在全真教重阳宫中曾听师兄们谈论当世人物，都说丐帮前任帮主九指神丐洪七公武功盖世，肝胆照人，乃大大的英雄好汉。洪七公道：“现下我有一套武功传你。这武功向来只传本帮帮主，不传旁人，但我此刻全身无力，使动不得，我要你演给你义父瞧瞧。”

杨过道：“老前辈这武功既不传外人，晚辈以不学为是。我义父神智未复，老前辈不用跟他一般见识。”洪七公摇头道：“你虽学了架式，不知运劲诀窍，临敌之际全然无用。我又不是要你去打你义父，只消摆几个姿式，他一看就明白了。因此也不能说是传你功夫。”杨过心想：“这套武功既是丐帮镇帮之宝，我义父未必抵挡得

了，我又何必帮你赢我义父？”只是推托，说不敢学他丐帮秘传。

洪七公窥破了他心意，高声道：“臭蛤蟆，你义儿知道你敌不过我的打狗棒法，不肯摆式子给你瞧。”欧阳锋大怒，叫道：“孩儿，我还有好些神奇武功未曾使用，怕他怎地？快摆出来我瞧。”两人一股劲儿地相逼，杨过无奈，只得走到洪七公身旁。

洪七公叫他取过树枝，将打狗棒法中一招“棒打双犬”细细说给了他听。杨过一学即会，当即照式演出。

欧阳锋见棒招神奇，一时难以化解，想了良久，将一式杖法说给杨过听了。杨过依言演出。洪七公微微一笑，赞了声：“好！”又说了一招棒法。

两人如此大费唇舌地比武，比到傍晚，也不过拆了十来招，杨过却已累得满身大汗。次晨又比，直过了三天，三十六路棒法方说完。棒法虽只三十六路，其中精微变化却奥妙无穷，越到后来，欧阳锋思索的时刻越长，但他所回击的招数，也皆是攻守兼备、威力凌厉的佳作，洪七公看了不禁叹服。

到这日傍晚，洪七公将第三十六路棒法“天下无狗”的第六变说了。这是打狗棒法最后一招最后一变的绝招，这一招使将出来，四面八方是棒，劲力所至，便有几十条恶犬也一齐都打死了，所谓“天下无狗”便是此义，棒法之精妙，已臻武学绝诣。欧阳锋自是难有对策。当晚他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

次晨杨过尚未起身，忽听得欧阳锋大叫：“有了，有了。孩儿，你便以这杖法破他。”叫声又兴奋，又紧迫。杨过听他呼声有异，向他瞧去，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欧阳锋虽已年老，但因内功精湛，须发也只略现灰白，这晚用心过度，一夜之间竟然须眉尽白，似乎忽然老了十多岁。杨过心中难过，欲待开言求洪七公休要再比，欧阳锋却一叠连声地催，只得听他指拨。这一招十分繁复，欧阳锋反复解说，杨过方行领悟，依式演了出来。

洪七公一见，脸色大变，随即大声叫好。欧阳峰道：“我想了这

么久，方能还招，终究是打狗棒法了得！”突然咯的一声大叫，奋力出掌。洪七公还掌相迎，又进入比拼内力之境。

洪七公出力发劲，忽觉发出的巨大劲力竟有逆转之势，竟来反击自身。大惊之下，只觉欧阳峰的劲力并不乘势追击，反而也慢慢逆转，竟去反击自身。两人不约而同地叫道：“咦！奇哉怪也！臭蛤蟆，你搞什么鬼？”“老叫化，怎么你自己打自己，不用客气吧！”洪七公随即明白，他二人所使的九阴真经内功，虽有正练、逆练之分，但均依于《易经》的至理：“物极必反”。老阴升至尽头即转而为少阳，老阳升至顶点便转为少阴。他二人将真经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洪七公正练功夫渐转为逆，而欧阳峰逆练的功夫到后来渐转为正。两人再催几次劲力，两股内力合而为一，水乳交融，不再敌对互攻，而是融和贯通，相互慰抚，便如一幅太极圈相似，阴阳二极互环互抱，圆转如意。两人只感全身舒畅，先是身上寒冷彻骨，但对方内力传来，如沐春日阳光，又如浸身于温暖的热水之中，自内息各脉以至四肢百骸，尽皆舒服之极。顷刻间全身炙热，如置身烤炉之中，炎热难忍，对方内力涌来，登时全身清凉，炽热全消。

两人哈哈大笑，都道：“好，好，好！不用比拼了。”

洪七公一跃而起，大叫：“老毒物，欧阳锋！咱俩殊途同归，最后变成‘哥俩好’啦！”说着扑上前去，紧紧抱住了欧阳锋。杨过大惊，只道他要伤害义父，忙拉他背心，可是他抱得甚紧，竟拉之不动。

欧阳锋已然神衰力竭，突然间回光反照，心中斗然如一片明镜，数十年来往事历历，尽数如在目前，也即哈哈大笑。

两个白发老头抱在一起，纵声大笑。笑了一会，声音越来越低，突然间笑声顿歇，两人一动也不动了。

杨过大惊，连叫：“爸爸，老前辈！”竟无一人答应。他伸手去拉洪七公手臂，一拉而倒，竟已死去。杨过惊骇不已，俯身看欧阳锋时，竟也已没了气息。二人笑声虽歇，脸上却犹带笑容，山谷间兀自隐隐传来二人大笑的回声。

北丐西毒数十年来反复恶斗，互不相下，岂知竟同时在华山绝顶逝世。两人毕生怨愤纠结，临死之际却相抱大笑。数十年的深仇大恨，一笑而罢！

杨过霎时间又惊又悲，没了主意，心想洪七公曾假死三日三夜，莫非二老又是假死？但瞧这情形却确实不像，心想：“或许他们死了一会，又会复活。两位老人家武功这样高，身子骨也未衰朽，不会就死的。或许他们又在比赛，瞧谁假死得久些。”

他在两人尸身旁直守了七日七夜，每过一日，指望便少了一分，但见两尸脸上变色，出现黑斑，才知当真死去。当下大哭一场，在洞侧并排挖了两个坑，将两位武林奇人葬了。洪七公的酒葫芦，以及两人用以比武的棍棒也都一起埋入。见二老当日恶斗时在雪中踏出的足印都已结成了坚冰，足印犹在，躯体却已没入黄土。杨过踏在足印之中，回思当日情景，不禁又自伤心。再想如二老这般惊世骇俗的武功，到头来却要我这不齿于人的小子掩埋，什么荣名，什么威风，也不过是大梦一场罢了。

他钦服二老武功神妙，葬罢二老后，回思二人诸般奇招神功，一招招的试演习练，在岩洞中又多耽了二十余天，直把二人的高明武功尽数记在心中，试招无误，但二老的高明内功却无法照学，也只得罢了。在二老墓前恭恭敬敬地磕了八个头，这才离去，心想：“义父虽然了得，终究逊于洪老前辈一筹。那打狗棒法的最后一招‘天下无狗’精妙无比，义父必得苦思一夜方能拆解，虽然义父的解法也极精妙，但若当真对敌，哪容他有细细凝思琢磨的余裕？当场便即输了。”叹息了一阵，觅路往山下而去。

下山后仍信步而行，心想大地茫茫，就只我孤身一人，任得我四海飘零，待得寿数尽了，随处躺下也就死了。上山时自伤遭人轻贱，满腔怨愤。下山时却觉世事只如浮云，别人看重也好，轻视也好，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小小年纪，竟然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起来。连对小龙女的刻骨相思，竟似也淡了几分。